味經山館文鈔

味經山館文鈔卷三目錄

書四首

送序二首

記五首

上羅椒生先生書

在都承誨僅一面區區之意多欲陳而未遂又其時
聖主方在諒陰百日中於天下事未有更張草野愚忱
何敢冐謁而爲出位之請今
聖人大明黜陟百度維新血氣之倫衢歌巷舞於是有
心世道者以爲機大轉而事有可爲今天下習俗之壞
制度之隳積重難返非得賢俊布滿天下其勢不能以
驟回而欲賢俊之多升於朝非於取士之法有所變更
亦必不可得世之論者或欲廢去時文或欲易八股爲
論或欲於時文外廣設多科竊謂事既有所必不行而

其論亦未爲盡得今惟仍遵
國家功令因其流弊而畧更張之則事不難行而人才
鄙因以出今鄉會試主試與同考官專重時文二三場
經策視爲具數一二留心經策者又特取與博富衍之
詞章句箋疏之瑣名物象數之微不知此記問之學飽
飣鈔胥所能無關心得與經世實用究其由來非士子
之咎也二場經義亦用時文體雖有才學不能上下千
古暢所欲言又一日五文不能如四書文按脈切理勢
不得不以膚泛寬闊之辭略加彩藻以炫有司之目策
題所問端緒太煩於經不問大義微言而舉字句傳本

之異於史不問興衰治亂而舉正史別史之名於箪政不問餉練韜略而舉弓矢戈戟之製於學術不問誠正修齊而舉音讀訓詁之末推之一切莫不舍大而詢細棄有用而詰無用使天下士子敝精神於糟粕之中雖有宿學亦不能不從事兎園册子何者一人之聞見安能記古今數萬年瑣屑不經之事邪令全記之此可以治天下國家哉今擬二場經文易爲論解義理政事之題曰論典章制度攷辨之題曰解務擇援經證史實有發明關係於人心世道經制學術者錄之非是雖佳不選三場策問經則舉要義三四條史則舉某代君臣賢

否某代政治得失或某代大事某君臣始末二三條餘三策則無定題要以關於國計民生典禮風化人情利弊為問不許舉猥細不急之務隱僻尠見之書問事少則士子可以據見發抒切時務則可以洞悉天下利害三場俱工者上矣不克俱工必一場最工而兩場皆非雷同剿襲者為定制二三場所拔名數與首場等主試者凡所取時文經策均必刊刻風示直省解存禮部禮部大臣即可於其中覃心人才以備他日保為其同考官順天由

欽命不敢議矣外省則先期督撫藩臬道府之在一城

者訂日會選各舉所知非素有聞望者不得調取入闈揭曉後同考官得士盛者監臨奏請從優議敘三科之後人才必有起色五科之後而士猶不務讀書務為有用之學者必其下愚自暴自棄者也鄉會試之法既行則

廷試之典尤重鈞衡嘗槪宋元名臣如宗忠簡文信國謝文節余忠宣諸公廷對之策慷慨直言雖衰世之

君猶聽士子得陳其意今乃

聖聖相承

朝無闕政而士子類相沿成習排偶頌揚任

天題諮詢所及皆有見成詞藻敷佐字數長短格式大
小千手一律讀卷者但以楷書工劣破體有無等為高
下無論所習皆俗書也即使鍾王顏柳復生其能以字
治天下乎前者御史臧綱孫侯補京堂張錫庚奏及
之而禮部諸臣以為
國家成憲本不限以字數不許頌揚請無容議試一思
今日試策有一無頌揚聯語者乎有一不計算字數者
乎且一思
聖人在上求言方切若舉
國初馬世俊繆彤儲方慶諸策與今日熟爛習見浮言

並進

聖意其將妄取乎昔宋高宗紹興二年詔考官直言者

置高等遂得張文忠爲首選理宗親拔文信國第一考

官王應麟奏賀得人今

皇上德配舜文何難以高理二宗之事期之在

朝方多賢者又何難以王應麟之事責之劉蕡之下第

宗澤之置末甲胡銓之移置第五千秋而下猶太息痛

恨於當時考官之蔽賢今之君子詎肯效之邪故鈞衡

竊欲當代大人奏請

皇上廷試時勿復限以四策但

垂問時務一二大者聽貢士各陳讜論否則依魏叔子所云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職各舉大事一二任貢士擇對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職讀卷大臣悉心參閱務取通達治體綜貫古今者進呈餘分交各部大臣校閱等其名次俟

上因材選用如此則登仕版者無不先留心於經世之學矣鄉試會試

廷試之典既更則各省督學之法亦宜少變士習文風恆視學使爲遷轉他省鈞衡不及知請以安徽言之曩者朱竹君爲學使考證之學大興汪文端爲學使詩古

文之士大振昨者吾師涖安徽以朱子之學教人以小學課士以史漢文選課論說詩賦一時朱子全書小學近思錄史記兩漢書文選家賭戶誦伏望吾師以己所行者酌取數事奏爲定則課士命題毋得割裂聖言及截取褻而不經之語歲科試經策一如鄉會試月課須題必并重之所尤要者於衡文教士之餘寓鄉舉里選之法每至一省預飭各教官詳察諸生平日學行賢者加考語不肖者條劣跡以聞臨試時訪聞屬實分別獎勵斥革教官不留心人才與考語劣跡不實者卽行參罷擬貢扳貢一以採訪品學爲先不以時文小楷爲尚

督撫藩臬道府州縣有不肖者概令密章彈劾則學院不特爲文章之官而吏治人才均基於此矣鈞衡自幼讀書不甘爲無用之學每以人心世道爲憂敘居田野凡一省一郡一縣利弊有所見聞輒作文以言得失父師恐遭時忌輒命取稿焚之及入都私懷欲言者更非一事旣念事無難易得人則成國無安危得人則治雖有嚴令徒法不行雖有大賢勢孤不遂故乃參閱前言揣度時勢因弊救衰期以廣進羣賢稍有補於

聖天子作人之萬一而竊敢以芻蕘之意獻之吾師也臨書無任瞻望悚惶之至

與唐明府言災事書

明府執事桐城自道光三年後六被水災至去年而極幸明府實心實政起溝壑而衽席之乃去歲水自六月始漲今才五月洪潮交侵較去歲數百年未有之水高已尺許而天未厭禍日肆傾盆閭明府旦夜焦勞食不下咽此固已溺已饑之心發於不容已者然而天難民劫莫可如何士君子身任斯民惟有力所可竭心所可盡計所可施者竭之盡之施之而已竭吾之力盡吾之心施吾之計而民猶不免於死亡者勢所無如何也吾之道則已盡也吾力有一毫未竭心有一絲未盡計有

一事可施而畏難不施民之死亡非天也不啻吾之推而納之溝中也今歲治災較難於去歲者四上年民雖被災先時麥收豐足早穀半登至寒冬始憂無生今則二麥薄收早禾未實洪潮交漲之始已甚於去年潮落之時望賑之急不能待至寒冬一也去歲高阜秋成豐稔各戶捐金雖竭力尚不至斷鶴續鳧今則陰雨沈霾禾生未暢向後收成未決欲以去歲捐數期之今年恐難必得二也

國家帑藏不足去歲領賑萬金較昔時災輕賑厚情事迥異今則欲求去年之數大府恐更議減三也去歲民

閒未聞劫奪今則人情洶洶不肖姦徒煽譁強乞再加時月雖良民恐亦不能束手待斃四也夫以災民嗷嗷待哺之勢十倍急切於上年而各種支絀牽掣之情十倍艱難於前日雖以明府惠鮮之德幹濟之才欲求窮黎一無失所勢必不能私心揣度權其重輕衡其先後竊謂明府宜急行於目前者四預籌於秋後者二一曰嚴禁搶奪此風一開大亂之漸早治之則犯者少而所全多遲治之犯者多而殺人不得不眾昔乾隆五十年桐城大旱姦民為盜倪侯朝報夕擒立予杖斃殺數人而民忍死不敢為亂父老至今稱之倪侯非以慘酷稱

能也非是則有不可知者也近者災民強乞數百成羣強乞不已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生他變當此之時禁之勢有不能聽之變將靡測惟有速須明示嚴禁行乞者無許糾眾在十人以上勢分則雖強不逞黨眾則雖殺不行有搶奪者令居民自擒送城盡法懲治心中無一念不給以恩口中無一言不懾以法庶可先靖拔猖之勢而後詳圖賑卹之宜一曰勸減米價米價昂貴強抑使平或閉糶而米愈貴惟勸各自減價毋得閉糶有居奇者許人控發察屬賞罰令賑饑人情嗜利忘義積重難返知不能以告戒之言遽化慳吝然豈無一二感

發興起者富民卽不遵行貧民聞之亦必深感慈仁而其心帖然安矣亦靖亂之一道也一曰勸收器物災民鬻物不義者每好乘危聞有持鷄一尾易米一升持布一端易米一斗甚至欲易一升一斗不可得者昔人議災有謂官府此時宜移錢糧設局收買秋冬發賣補償今則未敢望行惟望勸諭有力者隨時收買毋得乘危其鬻賣子女但憑鄰里立券豐年不準贖囘除買賣爲娼者有禁販養婢妾聽之庶收養者多孤弱可少死矣一曰諭令保族桐城大族惟麻溪吳氏族長遇災年萃族人議捐錢米以賑戶饑此立法之最善者東南兩鄉

若周潭周氏坦上錢氏陳洲劉氏水圩謝氏牙嶺吳氏
破岡胡氏大山腳丁氏炭埠王氏青山何氏連城張氏
皆可以此法行之聞周潭周氏合族公產楓林河歲出
魚利數千金明府若以省災之便親至伊祠傳其族長
及讀書明大義者告以天災之重生齒之繁國賑之實
有不敷民捐之實有不給涕泣諭以一本之義一體之
仁凡有公費勸移賑饑復令聚族議賑背違者官以不
仁罰之又出示曉諭其族饑民聽候設法周䘏毋得虜
掠掠本族者族長治以重典掠他姓者并罪族長如此
饑者不至盡亡姦者不敢搶奪富者可破其吝在官無

抑勒之嫌貧者得受實恩向後有保聚之樂東鄉大族周氏爲先周氏戸賑行諸族亦可勸令浙東南兩鄉災民數大族十居其六其六得有安撫則其四易爲力矣目前之四事既行則秋後之預籌宜急一曰廣勸捐之路一曰防吞嗇之弊勸捐之路四其一請停征去歲廷臣奏請嗣後災年成災者辦災不成災者照常征賦東南鄉被水全賴西北有收之地捐金助賑苟殫力以備天庾之供尚能復責其助賑邪今大府當不復持此議如其議及所以紓民力而救目前者惟明府以去就爭之其次重獎勵去歲捐戸尚未造册申報初謂明府

宜及時詳請激勸旣思不然捐例二百金上方邀議敘九品銜不及者無得桐城少巨富捐金二百上者無多苟能詳請大府准以本年捐數合上年總計議敘則凡舊捐二百下者必竭力以逾此數而二百以上及數千金者亦得以兩年合計而邀稍尊職銜激以好名之心庶益勸好義之事又亥平民情去歲某氏違抗不捐明府以其守虜不仁等之不屑教誨庸衆俗情不以彼不好善爲羞而以我獨出金爲恥一二鄙人遂有揚言今歲必傚某者明府今歲勸捐宜自某始某當去年未捐之後畏物議懼災民今當潮水初來預以小恩牢籠鄰

里情輸心卻具見於斯夫畏禍之心生卽悔過之意動悔過之意動卽向善之機開明府迎機而善導之吾可決其不敢再抗矣又桐城昔有水旱之災四鄉捐賑各保其鄉道光二十一年東南災重蔣侯因北鄉捐金稍多始議分貼并諭北鄉儻有旱虐東南成熟亦當捐金通撥此誠調劑通融善法去歲明府亦仿舊行之倘願以此意明白曉告著爲定法高阜居民不無他年旱災之慮事有報復人心自平不惟化畛域於此時亦且獲補助於他歲又次圖外募桐城有大興作邑中諸君子類以書告募在外宦遊之人乞明府諜於諸君亟行此

舉宦遊諸君子旣受朝廷爵祿之恩又有父母桑梓之
誼加以明府及親戚故舊之請當必有惻然不能忍而
慨然不能辭者防弊之術又二其一須票式自來論災
者以得人審戶爲難今承去年災後董事猶是人也災
民猶是戶也不難於二者而難於革弊今擬刊饑民票
式注明某保某甲居某村佃某田不田者何業妻某氏
子弟女婦幾人其式亦如錢糧收照二而如一中刊字
記令各保領去照式塡寫切開而兩分之後半給饑戶
前半繳局明府卽依所繳之册榜示各保嘗開者準人
訐發如此則浮報濫開之弊可免其次嚴出榜災民有

無虛實能欺官吏不能欺本土之人榜者衆人所耳目也先事榜張必不敢偽開一戶旣事榜揭必不敢私吞一錢放賑不肯出榜者必其有偽開私吞之弊者也今旣依册榜示使民不敢冒開猶恐散放不實嚴諭散賑後即將散數榜列通衢無榜者以吞賑論又密諭董事心腹家丁潛訪暗問懲一戒百明府於此時梭織四鄉親詢疾若實心任事者隆以禮貌侵漁剋刻者立予威嚴務使良民感如父母而姦民畏若雷霆則四境之內泰然無事矣此六事者管見所及未必可行而不敢不以獻者明府保民若赤求計弗遑自度有補涓埃竊可

陳之無當而見棄不可預恐見棄而不陳也若夫荒政
諸書所載爲鈞衡所未及者尚多則在明府隨事隨時
留心而已惟恕煩瑣不宣

答徐懿甫書

懿甫尊兄足下前使來悤悤復去不知其留桐數日也知之則已行矣欲言之意不能不詳白於足下來書謂僕詩中不宜存健兒行謂令肥民雖武健皆良赤子得黃潁川龔渤海治之其急公親上之誠較勝他邑且戒僕他日得志愼勿以盜視民痛哉言乎仁愛之心直諒之誼僕當百拜而謹佩於心者也雖然足下之意善矣而於僕作詩之意得毋猶未細審乎僕居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民無不可移之俗及觀世事嚴者以操切而失民心寬者以優柔而釀隱禍故救時之吏在因其弊

而力矯之足下慕黃潁川龔渤海之治亦嘗攷其時而推其事乎方霸之時朝廷尚文法俗吏嚴酷爲能潁川又當趙廣漢鉅箭散姧之後大家仇敵百姓瘠痍故霸一以寬和救之然苟非陰伏參考俾吏民畏若神明則姦人恐未能去入他郡渤海當宣帝時左右郡大飢盜賊并起故遂曰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弄兵潢池臣將往安之也然其移書勅屬縣則曰諸持鉏鉤田器者爲良民持兵者爲盜賊使遂概以良民視之則盜賊不可止矣江北強悍之俗壽春爲先合肥次之其姧民半在壽春接壤間其渠魁出入陳兵衛統所

脇挾借富民遂其欲則椎牛聚飲拂其意則刼掠殺人此康誥所謂暋不畏死罔弗憝者而足下概以爲良赤子其初固赤子也其後則巨猾矣其黨固多良赤子也其渠魁則元惡矣擬者所緝李五甫耿四標趙元帥等皆王法所必不可赦者惟聖人德盛化神乃可專言太上變化之道其次則法立而後知恩子產治鄭武侯治蜀皆不敢以太上之道自居足下思之如窮凶極惡之匪首令一旦足下治之其自信能使之革面洗心乎抑必待誅其渠魁散其黨與而後能安集之乎且良民之受其戮者何辜也而足下猶將曲宥之乎今天下吏治

廢弛姑息因循千官一律草竊蜂起莫之痛懲近者粵西逆匪竄入湖南兵不用命將不同心推其故皆由於當事者之姑息故僕私以爲救今之弊嚴一分則收一分之效寬一日則釀一日之憂畏死偷生積重難返以水濟水其溺愈深雖以孔子處今之時亦必不能不戮一兵不斬一將而令其効死疆埸也合肥之事又其微焉者已且僕之詩未嘗有盡取若輩而誅之之意也不過道途之間見其猖獗閙居民指數有司不肯因追憶昔年過此民頌有司之賢若輩皆潛伏不敢爲害又歎承平之世橫決若此萬有不測害可言哉故感而作詩

云云其譏後令思前令亦所謂彼善於此者也不然嚴武莫犯若雚潛逃亦苟安計耳豈足以語政化之盛哉足下盛推龔黃僕則謂黃之使盜去他郡非善政也龔雖解散之安土樂業而亦未聞化以禮樂澤以詩書以云救時則可以云古賢良之所以化民者猶未也僕不敢過爲高論故詩之末曰全資爾牧爲安調安調者郎龔黃治盜之法也今則求龔黃而不得故復有登車歎息云云足下細審之亦可以知僕之用心矣感足下言此詩當即刪去竊恐足下未審時變流於子太叔嚴詡之爲治也故願進一說以爲報焉

與方海舲書

海舲足下前書畧貢愚忱不以爲罪反引爲韋弦之佩甚哉足下從善之勇也然古人非從善之難從而能改之難足下天性肫樸胸無城府絕世俗一切聲色貨利之好求賢者之疵則惟飲酒稍過遇事或未能勇決耳今以鄙言識諸心弟能不更望足下之體諸躬哉來書稱欲事詩古文促促無暇稍暇則留心經世之學不肯讀無用之書嗚呼得之矣詩古文者古人祇以道其所行與不能已於中之故後世不得志於時者乃多藉以自抒所學其卑鄙者則以釣聲譽干謁公卿足下將欲

斷乎古歟則惟深之以學問踐之以躬行然後發之皆
德音不必以文名也若效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則足
下已受爵於
朝矣若夫要聲譽干謁公卿固足下所不屑也伏望絕
意於斯一致力於經世之學雖然經世之學有本有末
窮理精義本也不得其本終無以善其末願足下從公
之暇日取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大學衍義三者時加玩
索以立經世之本然後參觀通鑑通考以善經世之用
他若歷代名臣奏疏與夫
聖朝經世文編則亦當隨事隨時而攷驗之古之名臣

未有不自學中出者其學也將以爲仕其仕也未嘗廢學後之學者以爲利祿也非將以仕而行道也故其仕也盡棄所學惟恃耳目聰明以應天下國家之務無怪才者多闒茸決裂不才者相與緘默模棱而吏治紀綱日隳壞而莫救也豈不痛哉足下既以古人自期故敢因來書而暢其指以報之未審於尊意何如也餘事具別箋惟照不宣

送馬獻城先生序

國家三年大計大吏上有司賢不肖於朝而黜陟之其在牧令時得以事與大吏相見聆其言論察其才識驗其政治苟無賄賂請託之私則雖有不當者若夫學校之職終年無一事與大吏接而大吏亦視爲閒曹無關國家鉅要弗肯加之意迨大計之歲惟取年齒最高者一二人以充罷黜之數而伸己意之所欲保薦者嗚呼師儒之官風化之本人才所由以出任其職者旣多非其人幸得一宿儒儀型多士日薰月浴洽浹深綸而大吏不察一旦奪之去如吾獻城馬先生者可思也先生

涇縣人來司訓桐城前後凡六年兼主講培文桐鄉兩書院士被其德人樂其教前學使順德羅公以正學實學造士而先生教諸生者適居下而與之合羅公按試皖郡舉先生所以教士者爲六邑校官法其後二年大計長官乃以先生年老解任先生之年則誠老矣先生之精力則方與諸生講學論文娓娓不倦而是時主計之大吏則嘗一歲三過桐城先生且以屬官三接見而竟以衰邁疏其職校官不足以當大吏一盼事固當無足怪者吾鄉人士久於其教能不依依而有離別之色哉先生旣解任困於桐數月未得歸桐之士大夫相與

識曰有師如此何忍負之乃爲謀歸貲一人呼而衆人應未數日爭以賮餽貧者且或典衣以致與哉先生不得於大吏而得於桐之士大夫也乃如此乎於其行也特爲文以張之

送徐懿甫序

合肥徐懿甫舉於鄉未嘗往謁座師同年生刊齒錄不以名與先後赴禮部試六七至京師不識中朝貴人誰某誰某其天懷高遠舉世俗榮利聲氣不以入其胸次而獨時以所得者發之於詩余初至京師仁和邵映垣爲誦懿甫之詩不數日懿甫至與之交讀其詩果心悅也然而余之意則深有重乎其人世才士挾所有奔走貴人淸者爲名濁者乃爲利卒之二者不可得僕僕老死舟車旅館之間生前所自炫者已如野馬飛埃消散寂滅彼其生固未嘗有物也又安能以留遺於身之後哉

懿甫貧近狂狷故其發於詩者雄直之氣疎宕之音任其心所欲言不自限量又往往興至直書不甚整理字句余嘗比之李將軍部伍散亂而自不可敵吾師植之先生見之曰懿甫詩無一毫塵俗言意其粗俚字句特其迹之未檢耳吾見有修辭務雅而骨裹俗穢不可除者視懿甫何如也嗚呼師所言殆即余所謂以詩爲名利者歟觀懿甫之人之詩幸其免矣而余猶恐懿甫挾其狂狷之資不思深進於道則其植身應物出處進退必不能皆適乎義所當然幸而發爲事功亦爲俠爲豪爲獨行而已懿甫之詩之不自收拾乃適以肖其人詩

之所以眞也而古大家之於詩文內吐其眞外亦必善所發則非懿甫所及然則懿甫之人之詩蓋皆已得其眞於天者也而天之所以生吾懿甫者其可不思所以承之哉會懿甫往江西道桐城攜酒數日於其行也無以別乃書私所勖於懿甫者贈之

遊披雪洞記

披雪洞在龍眠西距縣治八里余久欲遊之未得十月九日馬同甫招飲玉屏山莊山莊去洞四里酒後約諸子同往焉洞口爲石巖巖高可八九丈廣差半日光照曜石色如雪土人所由呼披雪也飛泉一道當中落自對面覩之如流星如碎珠如水銀滾滾委折蛇行而下巖上大小石潭各一小潭當巖口正圓大潭依後巖之隂仰承飛瀑瀑注滿則水溢出折行入小潭瀠洄落巖下去潭左右皆石不平廣涓潔或斑斕如織文余與諸子且坐且臥聽上下兩巖泉聲爲樂既復緣坡登後巖循

溪踏石行半里仰見石壁高數丈左右皆峭崖圍繞加甃壁嵌空飛瀑落其巔如驟雨灑空簷溜爭滴陰風蕭瑟竅穴交鳴人語其中聲秘不出復緣崖盤躋而登觀瀑所由來行里許皆兩山夾澗幽折深峭而奇幻稍不及石壁以下遂相與遵來徑而反時同遊者方伯言江貽之方存之馬命之曉菊暨余六人道光二十有六年也

重遊披雪洞記

遊披雪洞之後二日命之復約重遊同行者十二人自前巖抵後壁凋數十轉隨地有石可坐臥諸子先後分行呼聲相聞人影斷隔既同集前遊石壁下吳子金圃攜琴坐石上鼓之以瀑聲琴響不能發壁上忽亂石飛墮擊潭水轟然雷鳴遊者皆驚仰睇之一童子距立其上西巖有石洞大如屋去地六七丈許余與曾生存之伯良命之四人者攀木而上洞陰黑深杳不敢入洞右有石竦立如掌濳石內呼巖下諸子皆駭顧不知所在既復先後分行轉至洞口之巖摩挲石上觀朱緇墨中

王孚輩題名姬傳先生記中所謂三十六字可識者也余竊怪先生記文狀遊覽之景僅洞口兩崖而止所躡石壁之勝似皆未及見以玆地巖壑之美距城弗十里而人罕來遊遊者又得半輒止天下奇妙之境當前深知求求而不能盡其勝者往往多有余以二十年思徵未得之地一旦來遊遊且窮其勝且連日游不可謂非幸事顧念今日同行已非盡前日諸子過斯以往此中二人者聚散離合倏忽無常則斯遊已爲陳迹人之居此世而以富貴功名爲可據者何也

金陵西歸日記

八月二十二日偕鐘甫出水西門由下關渡江路値士人祀都天神香烟扇天金鼓震地見數十人以銀鉤鉤其肘肉下繫盤香或三或五中以一竹撐兩手令開徐徐行步詢之土人則曰燒肉香報親恩者嗚呼先王之教不修人子鮮有能孝其親一二天性厚者又不知所以孝之道而徒爲是過中失正之行可歎也是晚渡江宿浦口浦口有泉宜染絲土人業是者夜半攜布濯泉中晨曝山上以投染甕則色鮮明可愛以故江左言布者推浦口絲泉性溫四時噓氣如烟霧乾隆時康方伯

某潞其下流溉田數千頃泉自染池流出甚肥而利於稻竊歎天下地利無窮不得其人則利不出民生日繁地不加廣是在守土者加意於斯而已是日行八十里抵界首宿界首距全椒二十五里全椒之俗婦人力農田服勞任重倍於男子蓋江北之俗余所目見者江浦和州含山巢縣合肥類皆婦人事耕作不獨全椒然也全椒城外市甚長而郭甚狹其地多小山星羅棊布余詩所謂市深初見郭山小不知名者紀其實也鄉村市壁多張布縣令催科之示辭嚴意迫又歎此漢劉平故治平以政有恩惠百姓懷感增貲就賦豈古今民情不

相若那是日行六十里宿遠峰集次曉行十里至大墅街鐘甫嘗風寒腹疾作嘔吐不已既少止求粥食不得勉登車行十五里過張飛集日已薄午土人方開市牛馬四來貨物交集讙呼喧啐之聲聞數百步外北風時起塵揚接天余從塵中扶鐘甫導輿夫呼路而出自全椒至廬州二百里中鮮巨市居民艱貿易故十里二十里輒有地定期設市凡遠近售者買者率以期爭集於此呼之曰集昔人所謂趁虛者也是晚宿石塘橋鐘甫疾愈二十六日抵廬州過城外香花墩謁宋臣孝肅包公展衣再拜慨想遺風鐘甫曰以公忠孝之忱弗可及

矣即其公直廉明後世居官者但能分其一節皆足以安民而為良吏求之今天下其幾人也相與欷歔久之流連不忍去乃遂於德勝門外宿自浦口至廬州路皆自東而西自廬州至桐城路則自北而南德勝門廬州南城門也次日早起行十里天始曙甫就道野人已多叱牛聲因歎合肥之民勤苦又路聞居民頌長官栗太守沈明府之賢心焉慕之恨車軌怱怱未暇察其政備述之以告當世居官者日午過派河遙見百人持矛戟負弓弩銜蘆而至叱輿夫芥貰避路心以謂大府閱兵過此及就視之則小吏奉制軍巡緝私鹽者也私念鹽

攻在今日最爲要害錐刀所在民死趨之劉晏之法不復李雯之議不行天下不可得而靖也是日行九十里宿桃城二十八日過符城治入高孝子故里肅然起敬自渡江行數日類皆曠野少山有亦卑小無可觀過舒城三十里始見高山峰巒巖壑知近故鄉望之輒喜形於色薄暮抵北峽關宿鮑氏次日抵家鏸甫别余歸去

先世墓地記

古者有墓無墳周之時始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其在庶人則仍不封不樹庶人得封樹者後世制也又其時葬有定所立冢人墓大夫守之葬者各依其族地皆出於公家民無私營記所謂墓地不請也近世則不然人各求地以葬其祖直北諸省制猶近古人民卜一地營窀穸後世有死者遂以次葬南方之俗異是一山止營一兆兆止一二棺多者數棺而已其在江南民咸聚族而處葬雖不一地猶相違不甚睽遠江北之人散居析處各卜葬於所居之地以故墓無定在一邑之

中東西南北相去或數十百里其惑於禍福之說者又或謀及他都他邑子孫蕃有終身不克徧祀其先祖者一經流亂播蕩則遂淹滅不復可求此固土風之敝習俗之拘亦由人各異居遷徙靡常而莫可如何者也戴氏自江右遷桐城始遷者曰慶二公明太祖時以助軍餉受龔氏帖太祖定鼎勑封助國功臣賜邑西白雲山下田三百畝復賦租徭役公卒葬其地地平陽四面皆阡陌今土人呼牛皮地也吳方二妣祔焉慶二公三子其季曰囿德葬牛車堨之東西向與慶二公墓閒一水耳方王二妣亦從葬側室徐氏別葬錢家山之長塝固

德公二子次子彥傑徐氏出也彥傑公卒葬董塢西大嶺北向距慶二公墓五里所當白雲山之東有岡卑衍而盤屈岡有塘曰九角塘塘畔墳纍纍然皆彥傑公子孫也其塘北東向者則公之三子世貞世員公二子長子朝憲卒葬錢家山明季遭兵火失所在每祭掃羣子姓望風奠之而已朝憲公四子次子遊夫達夫公三子長子念慈俱從世員公葬九角塘自慶二公至念慈公凡七世其墓地俱近白雲山毋或遠十里者至八世雲所公葬地稍稍遠在佘沖高山峰巒陡峭墓處山肩東向謁墓者必攀木魚貫而上自雲所公墓北折行二里

有阜焉斷而突起居深山之中特小而秀狀類蜒蚰然九世惟政公之墓在焉百年來習形家術者稱為佳兆嘉慶時裔孫多不肖鑿昇私匿葬其上凡增冢左右以十數而山形潰裂無生氣矣十世維章公葬西峰港之南藥莊西向其配華孺人則亦葬佘沖自三世逮九世考妣皆合墓如一二世其不合者自維章公始也維章公幼子曰柳溪鈞衡之高祖也亦葬佘沖與再從弟栗溪合墓佘沖多臧氏先塋雲所公墓最上最下而南則華孺人墓高祖墓亦皆雲所公墓下南偏其於華孺人墓則稍上而北也高祖妣魏孺人葬岉屹峰下鵝拱凸

東向在城西二十里每天晴登山遥見百里外湖光隱
隱可吸近則項河挂車河二水交滙如帶邑西諸山祖
峙峙兹則峙峙中脈將落平岡之特起一峰也自高祖
以上皆居邑之極西至曾祖繼元公始遷居東郭曾祖
兄弟八人七人者猶西居曾祖爲長子主喪葬故得卜
葬魏𪉩人於城西峙峙及余祖之卜葬曾祖也則於邑
北鄉之皐橋東偏西向兩曾祖妣祔焉非所謂散居析
處各卜葬於所居之地邪厥後余祖遂買皐橋田自東
郭來居即今之居宅也祖素崖公祖妣殷孺人俱權厝
待葬余考三代以前未有墓祭聖人之制禮也以事縁

情設冢槨以藏形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奉之以吉墓不祭者蓋明非神之所棲也漢興承秦制王者卽上陵爲園寢墓祭始興顧其時民間未聞墓祭也迨唐開元時始勅寒食得上墓行拜掃禮故柳子厚與許京兆書云每遇寒食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隷傭匄皆得上父母邱墓至宋時又易寒食而淸明沿至於今遂莫或有改夫墓藏廟祭古禮宜然然而揆之以人情邱墓之間爲祖宗形骸所依處以視廟寢設虛位刻木主似有重焉爲子孫者歲時追養之亦其宜也事有不載於禮經而其行之有當於仁人孝子之心且歷數千百年

而將爲風俗雖聖人生今世不能以違衆而反古也余因記先塋而發其義如此云道光二十有二年二月

末段特本顧氏日知錄所引墓祭非禮諸說而括言之其實古自有墓祭但未著爲典禮閻氏四書釋地東郭墦閒之祭證之詳矣朱翔鳳地辨乃強辭耳附識於此見言各有當非一端也 自記

桐城縣護城石堤記代

桐城郭外繞東北有河爲龍眠古塘諸山之水所出下流百餘里以達於江道光以來山洪屢發尤烈于戊申己酉之歲衝廬齧墓河逼城根朝吞夕蝕邑士夫憂之議築護城石堤乃請於前令何容庵君申之大府援東南鄉江堤預工於賑例得將金若干不足仍以民捐適年西堤成水射於東東岸居民數千家復請於令議築東堤蓋自庵君移任後經滿州成君以及於予凡三易令計先後四年籌費多方而工始訖邑人來請爲之記予謂州縣之官凡事之有利於所治者皆吾分所不容

已邑士夫之殫心督事亦居其地者所應爲無可敘述獨吾邑桐城當乾嘉之前罕聞水患及道光三十年中水八九以災告固天時變遷使然而以故老所傳聞昔亦未嘗無若雨也而河湖空虛能受內洪外湖之出入而不甚爲害推求其原則以生齒日繁深山窮谷居民輻湊緣坡開殖沙石疎散洪流下注河身日高嗚呼此水災之所以易成而居民之所以日蹙也爲有司者苟能當歲收豐稔之時謀費以給山民止其墾闢而後從事疏濬之功月深歲廣將見田廬息漂沒之患而溝渠分之亦足禦旱天下事固有視若迂闊難行而苟得其

人過其時則其利遂以貽之數十百世者豈獨桐城一邑之事哉惜乎事有難行不得已而競競於補苴之術夫事至補苴則其術已窮其利害參半久之愈補苴而愈罅漏則其事益不可爲礙乃以時勢所處有欲不出於補苴而不能者則亦姑且行之以權救於目前而已乃慨然書之以爲記

味經山館文鈔卷四目錄

傳狀八首

周烈女傳

周烈女桐城東鄉人也父名先經幼字陶氏子亢宗既納吉先四月亢宗病死女年十六聞之悲痛弗食欲死父母防之密命嫂吳氏共食寢雖步必偕不得閒釋哀強歡笑如是三日家人稍稍疏女兒二偕晨誦講倦伏几臥見妹麻髻白衣帶來前泣曰與兒別矣驚覺急入內尋弗得家人倉皇起共尋小兒自廄中出大呼曰縊死矣往視之斂髮以麻衣帶盡白是日陶氏吉期也

戴鈞衡曰女未嫁而死其夫殉節之不當禮者也昔人論之詳矣獨念世衰道喪中庸罕能獨此一二過正失

中之奇節異行猶足以感勵風化而其行之乃多在婦人女子可歎哉

德州張節婦傳

德州張節婦諸生王某女崇禎末夫宗禹歿於賊遺孤曰耀甫三齡姑以節婦年少欲遣嫁之節婦誓死不從夫之兄宗堯日使其妻譏節婦於姑姑復堅謀遣嫁之媒妁在堂節婦取剪刀碎腕劃面流血沾衣猶逼之不已節婦閉戶自縊家人自牖入救之蘇姑始感悔戒宗堯勿復議也姑死宗堯欲殺其孤命其子擠孤戲井上因推墜之孤以手緊抱宗堯子頸鄰人張乾趨救之得免乾爲訴之鄉里莫不切齒欲爲節婦鳴冤宗堯不得已乃析田四百畝屋一區與節婦節婦作苦儉嗇家計

曰裕宗堯與妻子蕩産至不能生節婦復分田二百五十畝與之又盡節婦給衣食終其身嘗謂耀曰吾所以事汝伯父如此者乃汝父所以事兄之道也卒不以逼嫁事告其子焉

藏鈞衡曰凶惡之夫未有如宗堯之忍者也以宗堯之罪而僅以窮困終其身此蕩廢靡爾非天道也雖然不如是爲足彰節婦之仁至義盡哉

陳母吳孺人家傳

陳母吳孺人國學生諱楨之妻也天性仁孝年十四母病坐牀頭涕泣問人有刲股愈親疾者私試之卒不能愈母卒事繼母如其母年二十三歸陳君陳君少孤讀書能文章既長念母多病棄儒學攻醫時調藥餌以獻孺人則左右助養孝敬備至凡起居飲食寒燠之故無不先意承志一時里中稱孝婦焉姑病劇醫藥罔驗孺人以幼所試於母者復試於姑姑愈越年乃卒姑既卒陳君復得氣喘疾每發則日夜不能安孺人侍疾凡十有六載其委曲焦勞悲愁艱苦之狀晚年追思之猶慟

泣也孺人享年八十有四子三人今年秋其仲子咸熙介其甥江石三來請爲傳述其懿行如此

論曰余嘗綜史傳刲股療疾之事自唐宋後得數十人其初男子行之宋末乃傳有呂氏仲洙之女元則女子行之者多於男洎明迄今學士文人所紀載不可枚舉而男子絕無聞又女子之行此者多爲其夫而爲父母舅姑者差少焉嗚呼曲禮內則孝經所以言孝者何如至變而毁傷肢體已非聖賢所許再變而行之於女子而男子且不能爲三變而女子之行之者多爲其夫不爲其親此可以覘人心敎化矣若吳孺人者始行于母

既行于姑而於夫之病未有聞焉則其仁孝通大義又非世俗兒女子以私情殉其夫者所可及已又攷唐時刲股療親者朝廷有給帛旌門之典近世則不然然則世之能文章以表潛闡幽爲心者其能無意于孺人之所行也哉

史山人傳

史山人者蓋生於明成化之朝神青烏術少受傳於里人黃同父先生同父先生者習形家言通天地陰陽之秘嘗葬其親於韭圃中人或笑之先生曰到處青山可埋骨也其後黃氏發祥於此今所稱韭菜園黃氏者也山人於同父爲甥得其學而益精之凡山川形勢之區聚足所經遂定其穴而秘不肯言人之有陰德者乃以示之其所示又率多奇怪之穴爲衆目所駭異曰吾以此卜其信我者必其德之足以稱此者也顯見之穴以俟後人生平不以葬受金亦不自求吉壤嘗曰天子吾

目以爲善人苟私取焉是自利也其爲天所譴乎後數十年乃有張大參方明善先後精形家而專葬其先祖迨國初復有姚龔湖而吾桐人文科第遂盛於天下云

論曰陰陽之術爲儒者所不道然而其事實有至精至微之理朱子蔡西山吳草廬蓋嘗論之若山人者殆亦隱君子而託技以鳴者乎予嘗得山人所纂葬書曰乘生一貫前有蒼林樵子序文述山人大略又從山人之族裔某爲述傳聞如此乃次爲之傳山人名自成字仲宏一字克經晚復自號行窩邑志稱山人時造黃册不成山人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例進當事者奏爲定

則後遂永爲官府交代之式然則山人治煩理劇之才
詎不易得也而隱於靑烏以老惜哉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斌世居桐城之南鄉生當康雍之際事父母先意承志父好施予凡所欲爲孝子無不竭力供之父母所嗜家雖貧求之無不先時具者父母歿哀號慘泣淚盡血出既葬廬墓側數年每他出跪呼墓前告所往人笑其愚孝子曰父母有死生事父母無死生也先是母病疽醫藥罔效孝子溯泣禱於神夢人告之曰若無憂吮盡膿血卽愈矣孝子覺遂吮之噴地上蛆生日如是者數次乃瘳其後母癱瘓凡眠起飲食盥滌便溲之事一是待孝子而行十數年不怠嗚乎人生孩提莫不

知愛其親迨長而物欲間之妻子名利奪之雖日用彝
常極易可能之事且不能盡於其親如孝子者其足令
人感愧歔欷而泣下也孝子以乾隆某年旣得旌於
朝其子孫猶慮傳之不遠也復介吾友江貽之來乞爲
之傳余嘗欲採輯古今孝友之行爲專書以風世故聞
孝子事樂爲稱之雖然孝子往矣執筆傳孝子者亦人
子也而不能得孝子之萬一孝子其樂有余文也哉

方亨備傳

吾友方君召青嘗泫然流涕述其亡弟亨備之事曰吾弟幼慧而瞽自五六歲隨予從塾師以耳受句讀師爲講說經義亦以耳受之久之而予之倍誦遺忘及經義茫昧者弟輒爲娓娓言之予恃以爲益友每天寒夜深師就寢童奴散去弟輒伴予坐塾中強之歸不肯或再四援手入反而坐誦則弟已循壁立窗外矣嗚呼弟之愛我自幼及卒時蓋未嘗一日異而予之用情自忖不及其十之一徒於其死後追思悼慟自悔無可爲人抑已晚矣弟事親能孝大父尤愛憐之自幼從大父寢援

室後猶以爲常每月入私室者不二三日大父嘗告人曰吾家有瞽孫目不識一字而能讀書固可謂眞讀書者也

戴鈞衡曰以方君之聰穎而天不予以目以方君之仁孝而天不永其年彼讀書目數行而懵然不知道義猖狂恣行而稱獲壽考者何爲也哉君有五子伯仲皆善讀書不務相繼死而仲之婦姚氏且殉夫以烈節聞蓋仁義之氣不伸故鬱而爲絕特之行殆天之所以報邪雖然以門祚言之則天之於君酷矣其必終有所以大之者哉君名某字亭衢卒時年四十有七

張節婦傳

節婦姓汪氏懷甯汪貞臣之女嫁桐城南鄉張氏夫曰慕思適張氏百日歸甯慕思患斑疹甚急節婦聞之買舟歸未至而慕思已卒比抵岸擲花鈿潛身入水時節婦兄隨來視狀入水救之得生節婦方有身及生男也乃不死後姑病瘵節婦侍湯藥扶持起居凡三年無少怠節婦之初寡也年二十一時在乾隆五十九年閱三十九載而卒道光某年其子上其節於有司得

旌於

朝復介吾友江貽之來乞爲之傳

論曰婦人不幸而夫死或殉節或撫孤其事不同其求無愧於夫一也然苟有孤可撫則不得以殉節爲義然乎使節婦而遽死則張氏無遺孤節婦而先有孤則必不入水以死節婦生苟非男或生男不育則不死終未可必世之處君父之難苟且偷生忠臣義士又或慷慨一決卒無裨於家國視節婦爲何如哉

馬烈婦傳

烈婦吳氏涇諸生馬星材之妻也年二十七星材卒烈婦泣曰吾欲死柰孤兒何先是星材有悍嫂常以非禮加烈婦及是百計諷改嫁不從久之謂烈婦有孕矣告叔翁必遣嫁之翁乃議婚於某氏至夕嫂知烈婦不可犯率健婦六人伏戶外誘出縛之納肩輿疾行數里及溪橋烈婦好言曰事至此我何能爲誰娶我者請相見解我縛也其人忻喜解之烈婦出不意批其頰疾趨立橋上曰有追者投橋下死大泣且號衆驚散遁去還村中叩鄰婦門泣告曰我某婦也爲語不仁叔翁三歲兒

善撫之否則我死爲厲鬼也言畢去翌日路人言橋下
有婦人溺死村中婦女往視之烈婦也多以手按其腹
咸痛哭曰寃哉寃哉烈婦母家微竟無有能訟其死者
時道光十九年也明年呈材之族子覲侯遠客歸欲雪
其寃不可得乃以殉節聞有司得請
旌於朝覲侯名國賓今爲桐城縣訓導爲言烈婦事如
此
論曰死固烈婦志也雖逼嫁不足爲烈烈婦恨獨其嫂與
叔翁逼節殺人而卒安然儌倖以脫於罪嗚乎是豈復
有天邪雖然烈婦罔死不倂猶得以節聞於

朝傳於當世世有冤抑屈死死不如烈婦之成名而蒙蔽於鄉鄰顛倒反覆於官吏之手者又可勝道哉

先仲兄行畧

仲兄之卒也鈞衡嘗思譔其行略每執筆輒流涕沾衣而止今兩朞矣哀稍定不可以無言也乃濡毫述之兄名存芝字益賢一字芳城生性伉爽敢任事朋友宗姻間以事干者非義弗諾諾則必視爲己事雖艱阻不以悔於心尤能爲吾父任外勞父性剛直遇人有不善輒面訶之兄則濟以和婉俾人悅其言而釋恚於吾父以故其卒也吾父哭極哀鈞衡自十二歲應童子試每有行兄必偕往飲食寒燠時諄諄顧問如慈母之將其赤子兄性愛馬善馳騎每與鈞衡行則必命余騎而步行

隨後鈞衡以馬讓則趨走避之其或車行則又命乘車而己乘馬曰車安馬危兄之病也鈞衡方應試金陵迨來裝歸近家十數里心忽怦怦若重有戚者不自解其何故迨入門見兄病篤駭不寧越十八日而兄死矣先是兄病語家人曰季弟未歸吾死不瞑目迨余歸則執手大泣曰吾死矣死無恨獨爲不孝子耳余揮淚勉强慰之旣而日呼余坐牀前呻吟强與語余坐久輒或思出出則兄必呼嗚呼以兄之愛我至死不忍離而余於平時弟道毫未有盡垂死時猶不肯旦夕依其傍嗚呼是尚復有人心邪兄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卒

其生也當嘉慶九年亦以是日享年四十兄少時以家貧讀書未有成長亦無奇績異行可述獨其既卒吾父如失左右手家人始追悼其賢而鈞衡以被愛之深終身不能置也

兒榮紀慧

女有卒後十五日兒榮復以女有之病殤榮之慧十倍於有余慚德薄天罰厥罪已矣何言第念兒之生若有非偶然者姑舉其事以告同人俾共知余之不德也兒生方面廣額目光閃閃射人甫能行舉止便異他兒非隨大人足不出門戶自離襁褓及死日未嘗獨身外遊未嘗與群兒一爭一鬥余與其母有所教未嘗不聽聽之未嘗或忘其有誤言誤行告之改未嘗復蹈也性誠孝自三歲已知敬愛其母母偶疾坐牀頭淚滿頰夜中起溲溺自扶牀下地不肯其母之抱持或以事啼不

已母則誑稱頭暈謂榮累我兒聞言輒無不休人與食物必先以獻母母不食則啼其於余亦然歲乙巳丙午余館城中馬氏母赴館兒送大門外苛立垂淚是日輒不食食亦不飽母澣衣輒抱杵隨其後值天微雨蒼黃奔走呼家人送盖於塘母嘗戲之曰兒隨我何爲聽我落水死耳兒大泣曰果然兒亦赴水死也母嘗爲辮髮抱置諸椅兒則下立地上曰母嘗坐兒當立也母製履夜深不寢患頭痛兒先好鮮美非新履不著及是毎寢強母寢曰願母無疾兒跣足不言也愛二弟極誠毎入房輒撫摩其首而舌舐之毛髮盡溼嗚呼余事父母諸

兒孝弟之誠毫未有盡天豈肯以此子終與余哉余自去冬十月始攜兒入學暨今二月凡識字二千五百餘讀三字經一册孝經一册毛詩數篇每讀必強余先爲講說聞古人孝友之行盛德之事輒手舞足蹈自謂能爲一日語黃香事時方冬夜兒解衣先入衾呼其母曰兒今溫席逆天暑兒當爲扇枕也其他講說君子小人善惡賢否兒則一意向上其與人言語亦皆置身高等或戲辱以卑賤苟且之行輒不受姪孫鎮幼病驚風醫者啖以硃砂性憨拙好持物擊小兒羣兒往往與鬭兒則望之遠避人笑其怯兒乃曰彼食硃砂者奈何等我

一例平家有傭人方其明吾友方存之爲作孝句傳者也兒知其孝子也敬愛之異於他僕吾父於諸孫中最愛榮榮有求輒無不予父之客樅陽也榮思棗栗求兒松作書以告松書栗若干升棗若干夥兒曰不言榮索祖知爲誰不言索於祖榮將向誰索也其志量聰慧大略如此當卒之前二十日余始敎兒學書立地上手不及棹疊磚於地以立縱橫點畫告之輒不忘一日作字無故淚下叩其故兒言不解所以嗚呼豈知其爲死徵邪兒之死也前一日自知先是兒病飲藥無難色余戒以口食所忌絕不嘗諸姊或敎以背翁偷食兒則曰翁

教我而可背邪瀕卒先一夕忽箝口不飲曰明日死何藥爲也翌晨臥榻上呼人以湯沃面展目開仰顧大母與余與其母及家人之在側者淚枯不出口欲語而舌僵腰間繫紅帶忽奮起兩手戰戰意欲勒斷之家人爲爲解去乃臥臥則以手大指直豎向余移時氣乃絕余大兒哭之曰兒非常人也將去矣豈肯受束縛哉直豎大指意謂隨所往第一流也嗚呼兒言然否不可知然而以余耳目所見聞古今幼慧奇童未有如兒之德器者嗚呼兒非子邪胡爲來兒吾子邪胡爲去天邪命邪余所應得者邪其安能以不悲也兒生於道光二十二

年十月十八日殤於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葬於女
有之塚左余爲題其碣曰孝童戴榮兒之墓
友人馬命之曰是子若存充其量爲聖賢不難也雖然
此必由閒氣所鍾而生恆千數百年而不覯豈易得於
人世邪其殤也固宜又昔人言呂仙思欲戲人間託生
某家幼穎非常不數年而逝其家傷之甚夜夢呂仙告
之曰吾特遊戲耳汝乃以爲眞汝子邪斯言也雖若不
經然而君亦可以無傷矣

王殷襄墓誌銘

君名祜臣字殷襄一字子甫桐城縣北鄉人也髫歲予與文鐘甫爲古桐鄉詩選成憂無力栞以行世君時從鐘甫遊慨然出百金成其事予以是重君與訂交自後往來甚密君生富家服食儉約如寒士獨出金急人之難則如渴飢之求飲食嘗告予曰予之初爲此也有吝心久乃無之又久而躍躍然心有不能自已者矣歲己亥里人議建桐鄉書院君之尊甫捐錢三十萬君以爲歉固請加十萬焉王氏以貲雄鄉邑君之從父從昆弟田產相埒道光中桐城屢患大水獨北鄉以高阜得免

租入如常而米值倍於樂歲君又嘗告予曰天待王氏厚矣乎屢告家人賡行惠以答天心否則一旦天怒不可當也君之周恤困乏其瑣事既著在鄉人之口而隱行尤多當君之卒里人來哭王善人者日到門數人問其故或言或否然後信君之告我者一出於至誠而非有市德沽名之念又追憶君嘗與予共一事出二十金救數命而曲掩家人之過無一知者於是又歎君之陰行若此類蓋不可一二數也以君之仁厚苟永其年得自主其財之出入則稱其量所欲爲所及必有遠且大者而年未及壯而遽卒聞卒之先一日强起披衣焚貸

家借券數十感慨欷歔涕出則君之樂甞至死不休而其胸中之所懷蓄千萬分而僅償其一二也悲哉君既卒予以君所行險求當世士十數年未見一人能似君者然後愈思君不能置而君誠古人不可及矣君工詩遺稿百餘篇予爲選存六十首其從弟祜藩將棃行之君以嘉慶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生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三日卒年二十有九娶朱氏子三人殤其二存者名璐鏘君之葬未有期也預爲銘以待之銘曰

舉世不豪而君獨所蘊未伸算已促東南大祲歲加酷餓莩盈途鬼夜哭斯人不生閭里泣我銘君幽石在簏

邨隴可磨名不沒

鍾淑墓誌銘

吾宗有篤行君子曰西林先世與予族同祖婺源迨遷桐各非其始遷之祖而昭穆不可以序以其尊甫嘗弟呼予父故予即以兄事西林西林承其父芸軒先生之教讀書務在淑身嘗克己省愆於幽獨之地其治生以躬耕授徒為業曰此外所獲皆非義也自其族祖潛虛先生以鴻文高節發聲海內天下皆知有桐城之戴其後潛虛以罪死而族中讀書者雖有英俊邁往之才率不得一為學官弟子蓋其冤抑之氣鬱鬱盤結而不得伸者且百四十餘年西林既以窮困老其身而天乃復

孫其賢子鍾淑鍾淑之讀書也從其父館予家者七年資性不甚慧而沈篤困憤能讀宋五子書志在明其理而允迪之予嘗窺其閒居兢兢焉禮法自守旣而家居予見其與諸同學書所論皆倫常日用切實爲己之學心器之謂西林有子也乃不逾年而卒卒時年十七當是時西林年六十三矣其仲子已先殤幼者才五歲鍾淑妻來歸數月旦夕欲死西林百方護其遺腹旣乃生一女易以女公之男半載而男與女復先後以痘死蓋西林至是慟鍾淑愈不可言予時有兒銓之悲亦且釋其悲而爲西林悲矣西林將以今年月日葬鍾淑於某

山之原予哀之爲之銘曰

君家之所既者科名也及汝身而年且殀矣哀翁之所盼者遺孤也易以男而兩莫保矣謂汝命之宜然兮則無爲貴有賢祖考矣以世德而不汝庇兮吾不知所謂天道矣

喬頌南權厝誌銘

壬子正月予偕光緝甫入都宿茌平聞人傳頌南卒於景州旅次與緝甫流涕終宵後四日過景州訪之土人爲言除夕癲疾發自縊予乃放聲大慟謂頌南不宜如此終也既入都晤二三識頌南者詢致疾之由則言其自去秋入都形神已恍惚後復以事受侮於其從祖某宥而疾以成蓋頌南性氣高邁不能受屈抑於人又多大志而時會所值不能遂其爲學又刻苦過銳每得異書輒窮日夜廢寢暑讀之故積久動爲心疾加以拂意之遭遂一發而不可救也悲哉予交頌南在乙巳丙午

之際初聞其狂放詆程朱諸同志皆不喜一日遇諸㡳上相與環起責之而頌南與吾輩乃自是益親密每外遊歸輒出詩文就正時値天雨則諸子戸外毎日必有頌南履跡其在京師學古文於上元梅伯言先生而以仁和邵映垣爲友映垣愛其才時規以誠篤之行一日與予同車訪映垣告予曰吾畏映垣三日不見則又思聞其語也其於前輩名人所評識經史文集有所聞必求而傳寫之凡數十種儼以自隨瘋疾發盡取焚之而自作詩文亦無一存者矣先是頌南將入都招予與存之命之飲其宅約予來春都門共賃居以補數年之別

予諾之而去嗚呼豈知予未行而君已卒予聞信往哭而君之柩已歸迨予南歸而君柩已厝於郊外徒與存之過其家弔尊人撫摩數月孤欲獻涕泣而已君名珥保字頌南山西徐溝縣籍其尊甫贅於吾鄉方氏故頌南生為桐城人以道光甲辰舉順天鄉試庚戌考取覺羅官學教習生於道光三年某月日卒於咸豐元年十二月除日享年二十有九其友人戴鈞衡為作厝誌而哀之以銘曰

以君之豪而死於鬱也以君之遠志而如此訖也手之丹黃者十數年而一炬其欻也生此才而予以文章而

忍聽其沒也誰實使然而其興乃勃也天乎有知胡爲
而若斯悖也

女有壙誌銘

女生四歲見諸姊紡績強學焉一試而能大母憐其幼也命工人製紡車特小每天明諸姊未起女輒至紡室軋軋有聲自是大母聞紡聲輒呼諸女起以爲常夜則伴母事針黹母不眠女紡不輟余嘗教之寢女笑曰爺好眠而反教兒懶也余愧之不復以爲言女性孝友得食物必先以奉余與母頒諸弟而後自食其餘遇家人輒亦分給之家人以事遣能爲者應聲輒往以故其生也家人愛之甚其死也爭哭之哀諸伯母曰天乎何不喪吾女而獨喪有兒也先是女患痎嗽余不以爲意越

數日而氣喘喘急召醫醫者至中途而氣已絕嗚呼死生固命也余能無悔於心也哉女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除夕生以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卒計年週七歲耳卒之日葬於宅北大塘之東山余爲之銘曰

塘之水清漣漪毋日來游女輒隨知女之戀母也瘞于斯

兒春壙誌

榮之卒也葬宅北大塘之東春旣卒遂啟塚而合葬之以榮愛春甚吾文所謂入房摩其首舌舐髮盡溼者也春生二月而榮殤又十有四月而春卒春生而體羸予先意其不育又初解言笑其卒也不如榮之多可思者以故家人戒勿哀予亦以此自解及啟榮塚草離離蔽壙發土如新右觀文許則女有之塚在焉是三兒者來吾家爲子先後十年不兩載而盡瘞於此也予其忍見之哉

兒銓壙誌

予年二十九始生一子曰榮其後七年舉二子曰銓曰春榮與春殤於戊申己酉之閒存者一銓是家相士皆推銓當負文名且大貴余妻每悼榮與春家人輒指是兒相慰予竊覘其神彩舉動大異常兒私謂他日或不負家人之所許也甫四齡予教之識字五百餘每舉十字教一過輒不復忘時初患耳聹吾母曰是兒大患不識字邪而汲汲為也自後遂止今年正月余將赴禮部試謂兒七歲矣宜就傅吾母猶以耳患遲之余行後兩月兒涕泣自求入塾讀書聲朗朗徹屋數重師試以昔

所識字猶記其半不數日復盡熟之讀書二十日而耳疾大作作十一日而殤先是余出門兒惘惘意若有失忽一夕伏枕泣其母問之曰兒思爺爺歸恐不得復見兒也母惡其言以爲不祥及疾作則日夜呼爺不去口死之前一夕以兩手挽大父臂曰爲我呼爺歸數十聲舌漸僵而喉不能語嗚呼余遠客二千里外憔悴困頓求一第不得方且旦夕思老親與兒而豈知兒之呼余若是乎之行胡爲者也余歸至大關旅店聞兒死溺終夜不收旣歸視醫方則以多服大黃傷元氣旣又爲女醫所誤針刺遍體血淋漓汗雨而氣以絕嗚呼余之不

德天故遣遽遊訣兒於死予復何尤然而予之抱恨於吾兒者曷有極邪蘷子遠客歸兒欣喜跳躍於前雜陳戲物以娛我今入門無復跳躍於我前者問其戲物則吾父命盡焚之矣兒生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二十八日卒於咸豐二年壬子四月五日葬於吾曾祖墓後來脈旁小阜不與榮春葬一地者亦吾父之意不忍見其昆弟塚纍纍也

方烈婦墓表

方烈婦姚氏年二十四仰藥殉夫死死後八閱月從其夫宗海葬於下壇沖居宅後曾大父塚下右偏其伯舅召青乞予表其墓烈婦之懿行方存之傳之詳矣於義不可以再言予嘗閱古今文家所紀烈婦事最多大略相同讀之令人感發然而其事既往止以入文人學士之心而不足以動閭巷兒女子之觀聽惟親得之耳目之前則相與咨嗟太息傳爲美談而婦人之不肖者亦若有所愧悔而自斂其跡而綱常爲之一伸嗚呼忠孝之士不獲見於天壤而正氣時發見於屛然女子其可

親爲細故也哉張小嵩曰烈婦余妻弟之婦也余親見其仰藥毒發腸裂有聲而不爲愁苦狀但以手捫口忍痛而已嗚呼烈哉是存之傳中所未及者也書以補其缺云

舒伯魯哀詞

壬子春仲予再入都門舒郎中伯魯不介而趨寓曰子知予之孫子乎孃子侍宦皖江冀吾子一至皖而不得也其後至金陵客劉叔毅家値吾子鄉試畢甫歸去叔毅爲言子兩人不相見予亦恨之今相遘喜甚然恨子之來遲也遂出詩文相質予始聞人傳伯魯之狂及是而信其才實不可及一日伯魯約同車出內城訪曾滌生侍郎暨吳南屏毛西垣魯通甫孫芝房諸友穿巷環轉行幾數十里伯魯曰嗟乎此中皆逐逐富貴者千百世後有知予兩人同車訪天下英俊者乎又數日曾侍

郎招飲日夕不得入內城侍郎留夜語漏四下風雨微作予與伯爵登車僕人策馬疾馳時兩街皆臥靜但聞屋瓦淋漓與輪蹄蹴踏之聲相應伯爵曰嗟乎千百世後有知予兩人深夜冒雨馳燕市者乎此間轂擊肩摩喧騰終日是境不易得也而我兩人獨知之四月中予出都伯爵來送依依欲涕旋笑曰吾輩丈夫乃作兒女子態邪疾馳去六月終予思伯爵方作書寄之迨七月曾侍郎典試江西道桐城爲言伯爵以六月十日死矣予初見伯爵覩其面色若病然驚問之曰我無疾也予告以保身之說伯爵曰子殆昔有所聞乎子讀書自重

者今三年矣嗚呼詎料其竟殀邪伯魯言動興趣飛揚獨其語悲甚當其時不覺今思之一一可泣也伯魯之死也其女先一日其幼子後二日俱殤皆予所嘗見而撫摩之者嗚呼其柰何至是也乃哀之以詞曰

嗟偉材之蓋世兮乃竟不得於天卹百禩其終化兮君乃來幾夫壯年悲老親之遙遠兮羇監司於海壖憂故鄉之不靖兮諸弟方奔走乎烽烟蹙慟極而不顧兮遂一瞑而長捐汝既死其亦已兮哀生者之多遺余思君其若結兮將尺素之拳拳鴻雁去而不復兮淚霰落於風前秋氣入而北地寒兮魂無滯於幽燕聊往止於東

海兮隨白髮以周旋

張氏妹哀詞

妹年二十一適張氏夫曰道明道明幼孤其伯兄主家事甚不友於其弟妹既歸多抑鬱憂困之事越四年而夫病妹侍湯藥凡二載亦憂勞成疾夫卒妹泣謂母曰兒命若夫殁兒不復生也母諭以弱女嗣子宜撫又戒毋得横死爲厲鬼妹乃強生而死志未改會伯仲兄喪妹則曰母方慟甚吾不可重以死傷老親也遂強進飲食然妹之哀日深而疾亦日甚乃以癸年八月卒當妹卒前一月余往赴金陵妹牽衣送大哭母戒以兒方遠行毋得爲不祥妹則收聲哽咽行既遠妹猶竚立望之

及余歸妹前卒二十餘日矣余上年自金陵歸哭吾兄今年歸又哭吾妹兒之卒也余猶得在旁妹之卒余不及見以此思吾妹慟愈深也余伯姊季妹夫家皆豐厚獨張氏家貧又所遭多拂意旋以少寡殞其身嗚呼其信有命邪乃爲之詞曰

生不辰兮天所使也慘多茶兮不如其死也獨我痛兮其曷能已也

書戈照鄰事

戈照鄰者不知何許人也岀白驢皂帽踵壽州李翁門告閽者曰爲我報主人戈照鄰來見也李翁者故好客重武四方勇士來無不見者閽者以告翁遂出與語多駭人叩其技不答翁知其異人也延入爲上客夜則獨卧一室帳中置小笥光彩照人翁之從者欲乘其睡竊覷之每入室則照鄰叱乎何人屢試皆然遂不敢復入照鄰善飲翁叩其量照鄰曰無酒不思有酒不知醉也翁他日約善飲者數人陪照鄰飲以次酬酢自辰轉酉數人者皆醉而照鄰如故乃取壺獨酌漸至酒酣謂翁曰

僕閱人多矣未有如翁之好客者翁平生所接客有能飛者乎翁曰未也有能隻手當百人者乎翁曰未也照鄰曰僕無他長能斯二者而已言畢入翁後園正立而躍去地尺許徐徐騰上瞥然失所在久之自空來下立於牆牆下列巨甕貯水畜魚照鄰下立水中越十數甕乃下履不濡也翁贊歎良久謂照鄰曰君言隻手當百人能爲我小試乎照鄰曰諾次日翁選勇士五十人各持所善械擁立堂上啟中扉令照鄰出諸勇士大呼擊照鄰照鄰以兩手左右揮之士皆倒械自擊張目大叱持械者十八九失手墮地有踣不能起者照鄰遂入郎

辭翁之何某家何某者亦壽州之好客者也照鄰居之相得一夕飲酒淚涔涔下某詢其故不言固詰之照鄰曰僕有友昔年謀逆僕固阻不能將起事以書招僕僕走避至此今夕被擒就戮矣僕是以悲也是夜照鄰跨白驢遁去姚丈繩門幼隨其尊甫館李翁家親見照鄰爲余言其事如此

書張秀才事

張秀才者壽州人也性任俠重義氣好交結當世奇士壽州俗尚武民間多蓄兵器鄰人有自市造鳥銃歸者夜則試之宅旁向大樹擊火聞號聲急往視之有死者則秀才子也鄰人懼曰殺他人子且不可況殺張秀才子乎乃率家人環跪秀才門泣訴其故且曰惟先生之所欲爲秀才曰子豈敢故殺吾子哉是吾子命當絕也且安知非我行不德天降之罰殺吾子以報吾邪命具棺殮之無他語秀才時已年五十矣鄰人思有以報其德求女以進秀才不可強而後受之生二子方數歲秀

才病將死屬友人睢某朱某曰吾妻壯子幼身後遺百金耳惟二君所以處之秀才歿睢與朱計曰人生重朋友者貴能託後事張君歿妻子吾攜之歸其百金君爲權子母也二子長朱君教讀書視之若己子十數年二子卅繼入州庠交予某旋舉於鄉年才弱冠朱君爲授室睢君遂出七百金爲買田宅命二子奉母氏居之二子泣謝睢曰是固爾父金也

戚鈞衡曰友道之衰也以欺詐虛文相尚求其足以託身家者生而不可得況死後那朱睢二君無愧古君子矣秀才其亦得於取友者哉是事也余聞之姚丈顯門

顧門曰北方民俗強悍少詩書禮樂之風其血性意氣多有非南方及者嗚呼詩書禮樂先王所以教民復性者而南方之士轉以漓其性而失其真豈先王所及料邪